

展评 | 奥拉夫·哈耶克：镜花缘

镜中花的姻缘。The Marriage of Flowers in the Mirror.

——卢玫

李如珍的小说《镜花缘》自小时候就让我着迷，这个充满神秘和希望的世界描绘了未知的奇迹。借助《山海经》中的海外国度为外壳，作者注入丰富的浪漫主义想象，创造了一个充满神魔色彩的世界。

第一眼看到奥拉夫·哈耶克的作品时，我立即联想到中国的精怪志异，尽管他关联的并不是我们的唐敖和多九公，但他的作品却展现了与之类似的意境：“今观洛如、青囊所放之花，不独鲜艳冠于群芳，而且枝多连理，花皆并蒂。”“不惟金玉其质，亦且冰雪为心。”奥拉夫引用的德语地区民间故事和典故与《镜花缘》相呼应，为我们提供了对照。

奥拉夫的魔幻志异绘画充满了天真和怀疑的色彩，探索对错中的对以及对错中的错。他的作品以繁华绚烂的色彩外衣却反映了战争、殖民以及权力失衡带来的挑战。狂喜与歇斯底里并存于希望和绝望之间，好奇心与恐怖心理相互平衡。奥拉夫试图通过神秘主义、异国情调和自然、浪漫主义来逃避这种二元现实。

在奥拉夫的作品中，我们看到了对世界的向往、质疑、温柔和脆弱的表达。他的绘画符号暴露于生活和思考的争斗之中，无论是蝴蝶、鸟类、鹿还是怪物，都在他的画布上得以表现。人类，反而作为陌生者——无论是虚构的、没有脸的，端正自豪的还是弯腰悲伤的，他们都心怀渴望地沉浸在浪漫主义之中，使得我们轻易的被吸引进入他们的感官世界。

奥拉夫·哈耶克描绘的‘现在’，是在遥远的过去和这个时空中徜徉的现在。东方与西方相融合，非洲与亚洲，民间艺术与大师的面貌并存。他描绘的形象根植于历史：中世纪、文艺复兴、古典和浪漫时代似乎都相互交织，但他笔下古老的东西总是浸润在谦恭的或愉快调和的氛围中，表面简单的形式语言主导着他艺术化的人与物，舞台背景般的景观，清晰、真实而又令人困惑的遥远大陆的艺术。

作为一个德国艺术家在集中了大量各种民族的民俗元素的同时，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没有看到文化的冲突，没有时代隔阂，有的是一种被我们共有的大自然生长覆盖的繁缛和情感的单纯，最终所有一切都由此产生。猿猴穿过女士的头发，虫子啃咬着水果，漂亮的鸟儿死去并开出花朵，但很快这些都将溢出、坠落，就像果实过熟了一样，自然落地。生活总是处于一个临界点。凡是存在的都会消逝。如镜花缘中所说的“不过如水中花，时间如镜，物是人非。”

从绘画上来讲，诚然奥拉夫是一位杰出的插图艺术家，没有人能够确定插图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在哪里。人们会无休止地寻找这个界限。‘应用美术’意味着什么？谁才是真正自由的创造者？事实上，一切都关乎于与观者产生连接，更甚于此：观看后产生的结果，是否被触动。一个创作发展自另一个，反过来又对他人的创作产生影响，不断的在不同的个性和环境中推

进演变。自人类开始绘画以来，这一点在艺术史中便显而易见了。与他同时代的人中，很少有人像奥拉夫·哈耶克那样不受恐惧的束缚，他在使用颜色方面如此自由。只有少数人能像他一样精通颜色，不仅是他的蓝绿灰无与伦比的美丽。而且他很少使用大面积的纯粹的颜色，它们往往层次深厚，颇具质感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他们也能听到和闻到哈耶克的绘画：它们沙沙作响，低语，它们说话，它们唱歌，它们有味道。

没有什么是他随时准备好的画笔无法触及的，无论是皇帝还是下水道的老鼠，玫瑰树还是士兵的尸体。对他来说，没有什么会因为太卑微而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。有时候，伟大的事物似乎对他而言显得微不足道。奥拉夫受到站在现代科学门槛上的时代启发。19世纪末期的欧洲类似于一个摇动的大陆。工业时代的移动性和交通迅速增长，汽车开始在街上出现，第一批飞行器升入空中。物理学试图揭示原子的秘密；医学用X射线拍摄骨骼，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探索灵魂。那个世界正在被发现、被绘制，每迈出一步都会揭示更多的秘密。反而当代的科技对他来说丧失了知识大爆发时期的魔力，脱离了人和与之相关的紧密关联和传奇性。与此同时，人类封存的一切，仍然保持着封存。奥拉夫的艺术唤起了对古老领域和异域景象的发现感。然而，这些绘画远不止于表面，它们完全符合安德烈·布勒东（André Breton）的《超现实主义和绘画》的传统，奥拉夫·哈耶克构建了一个神秘的梦幻世界，就像了不起的画家安德烈·马松（André Masson）一样。他的作品揭示了人类精神秘密的过程，他的作品比我们看到的更深入。奥拉夫·哈耶克的绘画是现实的、幻想的、丰富的、全球性的，奢华而又分裂的，它是历史性的。

这次展览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面具和伪装者，作为虚幻、掩饰和启示的象征。内外兼顾的隐喻开启了无尽变化的可能性，这再次揭示了他作品的复杂性和超现实主义者之间联系。奥拉夫·哈耶克的绘画以其非常优雅和经典的外观使主题感生动起来，在观看时揭示了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的某种隐避之物。这些绘画通常充满了丰富的细节，如此熟悉，又如此异域的场景吸引着我们陷入其中。使我们探索关于我们自己以及想象的世界——我们的欲望世界，我们的梦想和被遗忘世界的神秘之旅……苍茫局定人在何？开百花于片刻，聚四季于一时的幻境、欲望和痴迷。

在想象力的问题上，仅仅具备某些知识是无用的。以身份、国籍、教育、影响和文化背景来判断一个艺术家的素质：这样的知识在理解艺术方面只能带我们走到这一步，而无法更远。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创造性表达的魔力：一种语言、一种意义系统、一组符号（无论是声音、线条还是色彩），完全不受身份的限制。

仔细看展览中的作品，奥拉夫的《自然之味 A Taste of nature》、《亚马逊 Amazonen》、《花季 Blossom Girl》。那些花是从哪里的土壤生长出来的？这些人是谁？我们能说出来吗？我们真的来自不同的地方吗？如果我和艺术家来自不同的地方，那么我们对艺术的喜好就会来自不同的地方。但奥拉夫的艺术和我喜爱的艺术是同胞，是同一块土地的本地人。那块土地是什么？是抒情、诗意、芒果黄、被雨淋湿的绿色，棕色、黄色、黑色的皮肤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是对复杂性的接受；它是节奏、干燥、沉默的灰色和平坦的蓝天、精确、线条、对秩序的施加和幻觉。

奥拉夫是一个梦想家、一个给予者、一个接受者、敞开并能够“接受”世界的人——是能够捕捉到“不同之美”中的尊严和脆弱的艺术家。除了欧洲的公主、非洲的土著、亚洲的隐修者——一个习惯于、承受得住不同矛盾的人——他能够轻松地处理炽热的光和沮丧的黑暗，能够

知道最响亮的颜色也可以传达最安静的悲伤和满足。天上枝枝，人间树树。曾何春而何秋，亦忘朝而忘暮。

原文链接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vQMwm_ymNspxx_iBPci5Aw